

张明喜 著

# 神秘的 命运密码

上海三联书店

为了真正认识中华文化这一独特的系统，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之外，目前尤需脚踏实地的实证研



究。只有在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中深入考察与思考，中华文化的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G122  
Z147

中华本土文化丛书

张明喜 著

# 神秘的命运密码



上海三联书店

64048

(沪)新登字 117 号

责任编辑 尧 耕  
封面设计 陆震伟  
绘 图 杨善之  
责任校对 李厚安  
责任出版 朱美娜

**神秘的命运密码**

——中国相术与命学

张明喜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280000

印数, 7001—12000

ISBN 7-5426-0255-1/G·43

定价: 10 元

## 序

一本正经，将俗之又俗的看相、算命当作文化现象来研究，恐怕难得人人首肯——难道连如今街头巷尾偶见的那些首鼠两端，鄙陋不堪的算命先生所操的敛财勾当，也能称之为“文化”？

不错，看相、算命诚然为一种世俗迷信，如今的相人、星士中更多的还是一些以骗钱为宗旨的江湖术士，以至于我为撰写此书，求教于一位以此为业的算命先生，他竟张口结舌，一问三不知，反而羞愧谦恭地问我，“先生，你说这玩艺儿有无道理？”他那困惑诚挚的口吻，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但是，若将这类鄙俗无知的江湖骗子视之为命学家的“嫡传”，将他们的一派信口开河的胡言乱语当作中国命学的“正宗”，将他们拙劣的方术信以为命理学的全部底蕴，那又无疑是将一场严肃的正剧，只因闭幕时几个蹩脚的冒牌角色所出的洋相，而盖棺定论为一场闹剧，这又是一个极大的误会。

从理论上来说，凡科学和人的知识所未控制的地方，往往是宗教和迷信术数盛行的领域。人生一世，无论是个人寿命的

短长，社会地位的高低，家庭生活、个人婚姻的幸福与否，乃至意外祸福的降临等等，一切有关个人命运的内容，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努力程度，一方面受社会、人事等大气候的影响，和个人所处环境所能提供的各种条件的制约，同时，还随时随地因一些无法预料的突发性的偶然事件的闯入而改变命运的趋向。社会活动的节奏越快，这种可变因素就越多，越活跃，越难把握。英国现代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一代大师马林诺夫斯基说：

“不论已经昌明的或尚属原始的科学，它并不能完全支配机遇，消灭意外，及预测自然事变中偶然的遭遇。它亦不能使人类的工作都适合于实际的需要，及时得到可靠的成效。”<sup>[1]</sup>

确实，个人的前途并不完全是因果论的一统天下，个人的命运内容，更是难作精确的定性和定量的预测的。

所以，西人慨叹道：

“你把大小宇宙都研究分明，  
归根结底，  
还得听天由命。”<sup>[2]</sup>

国人中如此这般的感受更为深沉：

“金满箱，银满箱，  
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

[1] 《文化论·巫术》第48页，费孝通等译。

[2]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傅雷译。

那知自己归来丧？”<sup>〔1〕</sup>

这些话语不只是作者对无常的人生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叹息，从中也反映了人类对难解的个人命运之谜共通的迷惘心态。如何准确地、具体地预知自己今后的命运，这是人类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

有谜就有射谜的人，有疑就有解疑的人。时人既然“不达乎生死之理，不明乎祸福之故”，找不到科学的答案，便只能归之于“命数”，认为一个人今后的一切命运都是先天注定的。于是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以来，不少人动用自己所掌握的全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想当然地开始寻求、“破译”起这预测个人命运的“密码本”。他们建立了种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创造了各个民族不同的命理之学。他们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便酿成了看相、算命的民间习俗。因此，相术、命学和与之相应的看相、算命的迷信习俗，不仅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还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特有的生活形态、知识水平、哲学思想、宗教信仰和思维能力等诸种文化因素复合而成的精神结晶，和一种沿习已久的极为普遍的世界性的文化现象。

## 二

几乎有着一定文化历史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一套自己的命理之学。据考，闻名世界的吉普赛人的手相术，可能在古印度最为古老的距今五千年前的雅利安人所作的《吠陀经》出

〔1〕 《红楼梦》第1回。

现以前，便已兴起于印度，而后传到世界其他地区。在古希腊，传说中的太阳神阿波罗就是一个最大的人类命运的预言家，他曾断言俄狄浦斯长大后一定会杀父娶母<sup>[1]</sup>。甚至据说连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还有专门探讨人相的论文<sup>[2]</sup>。其他欧美诸国命理学也很发达，看相、算命的种类不尽相同，名目繁多，如占星术、笔体术，还有用纸牌、茶叶、水晶球、骰子、水、火、盐等物来算命的种种方术。在英国赖爱德所著的《英国民俗》(Arthur Robertson Wright English folklore)中还记载了不少算命的歌诀。这种迷信习俗流传极广，中人极深，如直到19世纪英国的《命学大全》(The Fortune-teller)仍在民间广为流传，今天，欧美诸国还有不少名目不同的“命学研究会”。至于东邻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等国，看相、算命的习俗更是风行不绝。他们不仅照单全收中国的几种主要的看相、算命的方法，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命理之学的基础上，花样翻新，引申开去，相继发明了种种相术、命学新术。

海外的命理学，尤其是欧洲的命理学植根于他们的文化土壤，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它们往往与自己的文化源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为占星算命，他们对星宿吉凶祸福的观念，往往与自己的神话传说相关；同是时辰算命，他们对生辰吉凶祸福的看法，又往往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在英格兰北部流传的一首命诀这样说：

星期一生，外表堂堂，

星期二生，福祿永昌，

[1] 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

[2] 一说此文为后人的伪托。

星期三生，命苦无常，  
星期四生，必走他乡，  
星期五生，财多名扬，  
星期六生，家无宿粮，  
星期日生，伶俐有光。

这一命诀的深层“隐意”似与基督教中有关上帝六日创世，一日休息的宗教传说相关。而我国的时辰算命则与此完全无涉。

同为命理学，欧洲民族对个人命运的研究，往往受本民族哲学思想的影响，其中有些样式也不乏科学的思考和微观的分析。如有的命理学，就是源于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理论，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数的原素就是万物的原素”，数“先于万物而存在”，它产生和决定了万物，因此人的命运或预言人的祸福吉凶，也可用数的概念加以解释、破译。如认为“1”表示“理性”，因为它是万物不变的本原；“2”是意见，因为它包含着矛盾和冲突；“5”是婚姻，因为它是奇数和偶数的结合；“7”是死亡，因为它既非因数，又非倍数等等。至于后来根据遗传学、生理学来解释人的个性、人格、气质等方面的努力，则已几乎蜕尽了命学的意味，更倾向于科学的探索了。

西方民族的命学术士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们之中既有愚昧无知的平民，也有杰出的科学家。如发现行星是沿椭圆轨道绕着太阳旋转，提出行星运动三定律的著名德国科学家开普勒(1571—1630)同时又是当时最为著名的常为皇帝和其他达官贵人算命的占星命学家<sup>[1]</sup>。

[1] 罗素：《宗教与科学》，徐奕春、林国夫译。



海外看相、算命有的又往往与魔术、马戏、娱乐等游艺活动相结合。吉普赛人一边卖艺，一边算命。匈牙利诗人兼小说家尤利·巴基在他的名著《秋天里的春天》中，描写了命学大师巴达查尔的算命生涯。在这个算命团体中专门配有一个马戏丑角以招徕主顾，算命人带着黑色面具和涂有白垩，算命又是在一个只点蜡烛的昏暗帐篷里，在神秘恐惧的氛围中进行。算命的方法除占星之外，主要通过握手对视，心灵感应来进行，这种近似于巫术或催眠术的算命形式，在我国命学中是难得一见的。

总之，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面目各异的相术、命学，各民族的相术、命学的面貌又相应地折射出本民族的社会文化形态。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较，我国的相术、命学的社会文化样式，和看相、算命的民间习俗，与其他民族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又体现出更多的自身极为鲜明的文化特点。

中国古代相术、命学源远流长，其最初样式是相术。相术滥觞于公元前7世纪的春秋时期，至今已有2700年的历史。此后随着命学的渐入人心，相术分蘖而出，支派纷呈，其它各种命理之学也相继出现，且争衡竞逐，历代繁衍，终于成为中国“术数”氏族中最为重要的一支，中国社会文化样式中声势最壮的一种。

中国古代相术、命学的种类和支派也是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仅史书所载就不下30余种，堪称世界之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相术、命学和西方的算命术面目迥异，它们不是一种单纯的数理方术，而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参照系统，是华夏民族各种文化原素共同合成的畸形儿。从文化渊源来看，

它植根阴阳五行学说,吸收卦象易数之论,融合儒家、道家、释家义理,并且又以当时的天文、历数、地理、中医、音律、博物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思想资料,真可谓博大精深,义理充蕴,逻辑严密,体系谨严,而绝少诡秘玄虚的神学气息。

民国年间,有一位命学家说:

“命理之学,亦吾国哲学之一种,未可以迷信概之。”<sup>[1]</sup>

此话不无道理。中国的相术、命学融哲学、科学、伪学于一体,如我们不清红皂白,以迷信的成见简单地看待中国的相术、命学,而忽略了它的哲学意味和诸种复杂的文化因素,那是很难客观地认识中国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样式文化意蕴的。

### 三

一切精神文化现象,无论常态的或是病态的,都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而产生的,任何精神文化样式一经行世,就必然要对社会生活和人的文化心态的塑造发生作用和产生影响。每一种文化样式功能的大小,又取决于它在人类社会中所处的层次和地位的高低。中国古代的相术、命学导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层次,又演化为最普遍的民间信仰;看相、算命的习俗,首倡于统治阶级内部,又广泛地盛行于封建社会各个阶层,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所以,它的文化辐射和精神渗透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

从表层结构来看,它直接或间接地对封建社会的政治、军

[1] 观瀑主人:《人鉴》。

事、艺术、人伦道德、世俗生活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它又以一种积极活动着的风俗的强制力量，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世人深层的文化心态和国人的精神人格。

中国相术、命学的哲学根据，是阴阳五行之气自身消长、生尅、制化的循环运动的模式，且又以求“中和”为贵，人的命运实为这一宇宙运动规律的种种效应，天不变道亦不变，人的命运也不变。所以相术、命学虽为小道，但在“明道”、“救世”以及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上，其功不小，它积极参与了对世人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三位一体的哲学观念的建构。

中国古代相术、命学的根本，是自然命定论：

“人能知命，则营竞之心可以息，非分之想可以屏。凡一切富贵、穷通、寿夭之遭，皆听之于天，而循循焉各安于义命。”<sup>[1]</sup>

就是说人的命运，都是先天注定而人力所无法改变的，一切人为的努力都是枉费心机的，唯有听天由命，安分守己方为“知命”。因此，旧时国人那种逆来顺受、安于现状、不敢抗争、缺乏进取、麻木不仁的消极人生态度的形成，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相术、命学的熏染。

中国古代相术、命学所持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等等，都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标准为准的，所以相术、命学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转变为世人思想观念的桥梁之一，它对完成灌输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陶冶世人道德情操，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然，中国古代相术、命学对国人深层文化心态的渗透，绝不

[1] 《子平真诠·序》。

限于以上所述。

文化人类学家埃次勒说：

“文明不过是理想主义的一层薄膜罩在百万年的野蛮上面，揭开了这层薄膜，人类的生活差不多与几千年前一样。”

他又说：

“所谓现代的文明，其实很像‘文化的白粉水’刷的一领薄外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包着人类由长久时间的生存竞争而得的情绪、冲动、本能、迷信、恐怖等在内，这层‘文化的外衣’，时时都有失掉的危险。”<sup>[1]</sup>

就是说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中，人们的精神领域还有很多野蛮、落后的文化原素。这话虽失之偏颇，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知道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有所不同，我们可以把物质化了的传统锁进书橱，贴上封条，但文化传统却是割不断、锁不住的，它的精神原素会沉淀下来，留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并不会因为我们已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从此销声匿迹，更何况看相、算命又是一种非物质化的，无法上锁加封的源于过去、存活于现在、继续作用于未来的活生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呢！

所以，我们今天清理、还原、研究中国古代的相术、命学和看相、算命的社会文化现象，并不是要发扬光大这一“国粹”，而是通过考察它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它的种种样式，从特殊的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所蕴藏的内核、原理，以及这一社会文化样式对民族文化心态所产生的种种影响，以便更彻底地清除这一愚昧文化的污垢。

[1]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台湾商务印书馆。

当然,看相、算命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价值,不局限于此。

据国外《新闻周刊》报道,看相、算命至今仍为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在纽约和伦敦都有用牌算命和看手相的人。日本有5万人以此为业,新加坡有500多位各式各样的星卜术士,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算命占卜者可以左右政府官员的政治态度。亚洲许多国家,看相、算命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已深入到政府、政界和金融界高层人士之中。我国城乡算命的旧习依然普遍存在。如果说在旧时人们相信相术、命学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社会制度黑暗,人们还无法对宇宙、人生作出合乎科学的解释,还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那么在今天,现代科技业已探明了天体宇宙、历数候气的规律,遗传工程的研究已使我们能对生命现象、形体特征等规律作出科学的描述,社会科学也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而何以看相、算命的习俗仍然不绝于世?解决这个新疑问,恐怕需要我们开阔视野,另得更深一步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人们复杂的行为动机、文化心态,以及相术、命学中夹杂着某些尚能取信于人,但又有待于科学的分解和证明的内容等方面去寻求答案了。

#### 四

可惜的是这一珍奇特殊的古代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价值一直没有得到我国学人的注意。

就像常人看电影,角色上场,总要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若是坏蛋,恨不能“啪”的一枪,要了他的命,至于这个反面角色的性格内涵和美学价值的分析,便认为那是文艺批评家的

事，世人对相术、命学的认识，一般只停留于对它因人而异的定性评价上。又像两军对阵，高手不斩无名鼠辈，以免污刀一样，对这一被文化人视为俗不可耐的方术，学人中更难得有人愿意与之交手，对它进行一番文化的研究。

我国历史上对相术、命学抑或看相、算命习俗的研究，实在令人失望。在封建社会，虽然偶有荀子、吕才、熊伯龙等少得可怜的一些学者对此作过批判，但他们所持是政治社会学的眼光，充其量不过指出其伪，劈面啐上一口，骂声“混帐东西”罢了，还谈不上什么文化的分析。近代虽然也有人运用弗洛伊德等的精神分析方法来研究命理的，但这又为命理家高攀洋亲戚的企望，为行将衰败的中国传统命学打一针进口的丙种球蛋白而已。解放以来，虽然出现了不少以此为题的文章，但它们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破除迷信、移风易俗，而对相术、命学的文化分析却几无触及，它们更多的是对这一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乏于对这一文化传统的研究，其批判的水平甚至还达不到二千年前的荀子。如今相术、命学的经书确实难得一见了，虔诚研究命理的人几乎断种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粗俗的江湖术士的招摇撞骗，以及打着科学招牌的看相、算命术的悄然潜行，世人对这一面目不清的文化样式更感困惑，科学与迷信的界限更为模糊。千百年来看相、算命习俗所渗透进人们文化心态中的阴暗因素并没有得到严肃认真的清算，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对我国这一历史久远、覆盖极广、中人甚深的相术、命学以及看相、算命的民间习俗，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微观的文化解析，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 五

由于中国古代命理学是门十分深奥难懂、支派十分庞杂的术数学问，又由于版本的散失、资料的匮乏，绝大多数人对它的真实面貌是很陌生的，为此，本书采用宏观介绍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上编中，首先简要介绍中国相术、命学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描述相术、命学演化的历史轨迹，历代看相、算命民间习俗的特点风貌，相人、命士的社会角色，和我国相术、命学的体系框架，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主要相术、命学样式的基本特点，意欲使读者对这一复杂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有一个鸟瞰式的总体把握。然后中编中，选取“风鉴”、“八字”和“演禽”3种在中国古代相术、命学体系中最有代表性的命学样式，作为“切片”，利用所能收到的资料，力图对它们作准确而又较为完整的还原和放大，以及一定程度的微观剖析，旨在使读者能了解这一社会文化样式的真实底蕴，并能为我们充分展开下编的内容提供具体的“精神化石”，使读者共同参与分析讨论，而不至于空洞浮泛地自说自话。下编中，将着重分析中国相术、命学的一些基本特点和它与哲学、宗教、科学等其他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看相、算命的民间习俗对中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对国人文化心态的塑造所产生的作用，并试图透过对这一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分析，寻求铸成我国特有的民族心态、精神人格和思维方式的文化原素和种种历史根源。

我由衷地恳请读者对以上尚具模样的构想不要寄予过高的希望，这是因为相术、命学多少被视为旁门左道，今天，在严

肃的课堂上，绝无它的地盘，作者于此既非祖传，又无师承，学力甚浅，常常翻开如同天书般的命理之书，面壁数月，仍如坠雾中，不得其解，由此深深地感到攻打这样一座博大精深的文化古堡，实在力不从心。但路总是要有人蹚的，因此后学甘冒谩陋之讥，撞入这一领域，发如此这番言论，以期引起学人对它的注意，至于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更为准确深透的研究，只得俟诸大家了。

此书写作过程，仰仗上海教育学院刘衍文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张步云副教授悉心指教，同道复旦大学吴根梁先生筹划奔波、圈读评点，多有启发。特别是上海三联书店社长林耀琛先生、责任编辑董尧耕先生一丝不苟，精心审稿，为此书的改定提出许多重要的建设性的意见。另有复旦大学图书馆乔长森、陈一鸣诸君有求必应，助以资料，方使此书终于付梓。恩不敢忘，功不敢贪，一一道出，以永久地留住这段美好的记忆。

作者

1988年6月于上海



# 目 录

## 序

上 编.....	1
一、历史踪迹.....	3
1. 蒙昧时代： 笼罩于夏、商、周三代的天帝命定论.....	4
2. 混沌初开： 春秋战国之际个人命运的思考和相术的诞生.....	11
3. 点化成金： 两汉之际的相命热以及相术、命学理论的初建.....	21
4. 迷狂岁月： 泛滥成灾的唐宋谈命之风和命学家族的繁衍.....	30
5. 百川灌河： 明清之际相术、命学的系统整理.....	45
二、相人、命士.....	54
1. 成分解析.....	55
2. 白衣卿相.....	65
三、家族谱系.....	75
1. 相 术.....	78
(1) 结穴看相法.....	78
(2) 相 笏.....	79